

影片《老狗》：一曲文化坚守的哀歌[※]

■ 张 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影片《老狗》是由万玛才旦编导, 藏族演员主演的一部以藏民为主要表现对象, 反映藏民生活和文化的影片, 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获得多项殊荣。影片以一只藏獒的命运为线索, 聚焦和反思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境遇, 敏锐地触及全球化背景中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苦痛, 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建构主体性民族文化身份, 表达文化自觉和“文化抵抗”, 呈现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焦虑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文化; 文化身份

影片《老狗》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编导, 藏族演员洛杰、卓玛加等主演的一部藏族题材故事片, 讲述了藏区一位牧羊老人的藏獒被儿子贩卖, 找回放生, 再被狗贩子贩卖, 最后被老人亲手杀死的故事。影片以藏獒的命运为线索, 聚焦和反思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境遇, 敏锐地触及当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苦痛, 唱出了一曲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坚守”的哀歌。

一、现代性/商业化/消费主义

吉登斯认为,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 是全球范围内极具扩张性力量的现代性事件。由于“现代性”源于西方, 因此全球化不可避免带着既有的西方视阈, 对东方国家来说其文化扩张和价值认同趋势必然带有强势话语的特征。

影片中的老狗, 即藏獒, 是我国藏区独有的高原犬种, 由一千多万年前喜马拉雅巨型古犬演变而来, 品种稀缺, 被称为“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雪域高原的活化石”^[1]。它体型高大, 威猛善斗, 对主人极其忠实, 任劳任怨, 是千百年来藏区农牧民看家护院、保护牲畜的得力助手。然而在当今社会, 藏獒从高原“走进”了都市。影片中的老牧人百思不得其解“狗为什么会这么贵”“城里人养狗做什么?”在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浸淫之下, 藏獒或沦为宠物狗成为一些人身份、地位、财富、品位的标示符码, 或沦为“摇钱树”, 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捷径。据有关媒体调查, “为了满足人们一味追求藏獒外表雄壮威武的品位, 獒圈内个别人不择手段, 利用藏獒与多种外国大型犬类杂交串种, 获取暴利, 从而使得藏獒市场乱象丛生……”^[2]

利润对藏獒的追逐和老人对藏獒的保护, 构成了影片矛盾冲突的核心要素, 成为叙事的内在驱动力。金钱利益的驱使下, 盗狗贼在草原上十分猖獗, 狗贩子也趁机压低价格, 大捞一笔。与其被偷, 还不如卖个好价钱, 影片中老人的儿子贡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卖了老狗。在老人看来, 儿子贡布为了获取点金钱, 将伴随自己多年的老狗卖掉是大逆不道, 甚至是对藏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背离。儿子对狗的感情已不像自己那样深, 更为令他震惊的是当年, 他手下有十二只凶猛无比的藏獒, 爱惜狗是出了名的, 是这一带最厉害的猎手, 他的儿子竟然做起了贩狗的营生。儿子这一代显然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 放弃了草原安分、

平和的生活方式, 或不顾传统观念钻营赚钱, 或无所事事, 四处游荡, 这让老人痛心不已。

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如此决绝地走上追逐金钱的道路呢? 影片通过画面、声音在不经意间给出了答案。影片第一组镜头, 贡布骑摩托车来到乡上卖狗, 贡布所到之处是穿梭而过汽车、摩托车、拖拉机, 正在作业的混凝土搅拌机, 正在施工的西式楼房; 伴随的是轰鸣的马达声、呼啸的货车声、刺耳的汽笛声。高原上的边陲小镇由于商品化不再沉静, 变得“喧哗与骚动”, 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 并逐渐改变着生活在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念。资本逻辑已经贯穿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 金钱已然成为衡量生存价值的重要标准。

“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这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中国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 一个以消费主导人们价值观的时代来临了。”^[3]在消费主义时代, 电视等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媒介手段, 不仅展示商品形象, 还能引导甚至控制观众的消费。它利用媒介文化制造一种“伪需要”和欲望, 让观众从现实生活坠入消费的泥沼不能自拔。

二、民族性/宗教信仰/文化坚守

藏族是中华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千百年来在雪域高原上形成了具有浓郁的高原特色和宗教色彩的藏族文化。在藏族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 特别是本土苯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碰撞并融合后形成的藏传佛教文化, 成为藏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深深地影响到了藏族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保护自然, 珍惜一切生物生命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基本特征。”^[4]苯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中的“万物有灵”“戒杀生”“轮回转世”等观念深深影响着藏民族思想意识, 并由此形成了天地同根, 万物平等,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命观。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古老宗教——苯教认为, 世间万物皆有灵魂, 日月山石, 河流湖泊, 甚至是一草一木, 和动物、人类一样都具有生命。而佛教思想的核心观念是灵魂不灭, 世间生命只是根据自己的业力在无尽的生死轮回中循环, 所以前世可能是某种动物, 来世的灵魂可能转化为人, 所以藏族信教群众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 尤其忌讳杀生。

牧羊老人深深浸淫在藏族传统文化之中, 对信仰虔诚, 对自然敬畏, 对生命尊重。当他发现陪伴自己多年的老狗

※ ■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语境下藏族题材电影生存环境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13XMX027)和西藏民族学院“青年学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新世纪藏族题材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识研究”(项目编号: 13myQP0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被儿子卖到乡上后,大骂儿子是败家子,当即骑马赶到乡上托当警察的外甥,将老狗重新赎回。然而好景不长,“嗅觉”灵敏的狗贩子很快就发现回归的老狗,但老人拒绝了狗贩子递过来的香烟,也坚决回绝了他卖狗的劝诱——不卖就会被偷掉。盗狗贼果然如期而至。在侥幸保住了老狗后,老人决定将其放生。受佛教影响,放生成为藏族文化中独特的习俗,“藏语叫‘次塔尔’,其意义是拯救生命,使生命体按照自然规律自生自灭,在生命放生未终结前不能随意买卖,不能屠杀……这些生命体一旦有了‘次塔尔’动物的‘殊荣’,它们就能成为自由的动物,可以与人类共同生活,也可以回归自然界,直到生命的终结”^[5]。可是老狗没有“自由”多久,便又成为狗贩子的笼中之物。老人的儿子再次夺回老狗,自己为此被拘留。回到老人身边的老狗又引来了狗贩子,老人知道,老狗早已被狗贩子、盗狗贼盯上,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一个人的守护是不可能对抗整个以巨额利润为目的整个贩狗链条。于是,老人在经过反复思索的焦虑、困苦之后,决定亲自把老狗送到另一个世界。影片用十分隐晦的镜头语言表现了这一情节:老人抬头望着盘旋在高空的雄鹰,燃起土烟,老狗悠然地徜徉在老人身旁。烟毕,老人牵着老狗,穿过杂草丛,来到一排断垣残壁后面,将拴狗的绳子从墙的另外一侧扔了过来,银幕渐黑……影片也就此终结,似乎不忍直视,又似乎“欲言又止”,异常冷峻的长镜头组合段在压抑的悲愤中结束狗的生命,也结束了这段人与狗的故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与民族文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互生关系”^[6]。牧羊老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精神家园守护意识的民族文化坚守者,用赎狗、夺狗,到放生,再到“杀生”这种近乎决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抵抗”,力图维护文化的“本真性”“纯粹性”,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依恋。

三、文化认同/混杂化/“文化不育”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科技的飞跃发展,交通工具日新月异,使我们生存时空在不断压缩,使人和商品的流动速度加快,文化也随着人和商品的流动而四处传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存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汇与融合,文化间的断裂、错位、置换和混杂也司空见惯,各种文化的纯粹性受到严峻的挑战。

生活在如此文化空间的个体常常会有多元化的自我认同,但在自我认同中常常对本民族文化给予首要的认同。但对群体中一些年轻人来说,新质文化是极富吸引力的,他们对其保持着很高的认同热情,于是他们的商业意识和现代观念增强,原有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悄然发生转变,文化身份出现了“混杂化”。“但不应简单地认为那就是一种文化的进与退,这里面实际上潜藏着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而这正是一个文化走向现代性所需要的,因为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多元与兼容。”^[7]

被老人训斥的狗贩子显然属于这些年轻人。虽然仍戴着佛珠,但他们身穿西装,抽着香烟,骑着摩托车穿梭于乡间,操普通话和藏语与各色人打着交道,不断寻觅着商机。对他们来说,更加注重的是现世生活,所以钱十分重要。有了钱才能打台球娱乐,才能去饭店喝酒……身穿藏族传统服饰骑着摩托车的贡布也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

没有和父亲商量的情况下,卖了老狗,之后喝得酩酊大醉深夜骑车回家。但影片中的贡布又是一个少言寡语具有忧郁气质的藏族青年。他常常独坐在摩托车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他在卖狗之前有所顾虑,犹豫不决;为了追回老狗,甚至愤而打伤狗贩子老王。他生在大草原,与父亲一起在山上牧羊,原本笃信宗教;又受到现代文化影响,越来越关注现世生活,于是他常常因为在文化认同上难以选择而陷入焦虑。

在镇上,看到一辆贩运藏獒的汽车停在路边,贡布放慢了摩托车速度,围着汽车绕行一周,望着笼中的藏獒。汽车开动,贡布骑车跟了上去,伴行许久。贡布不知道,这些高原的生灵将去向何处,也无法预测这传说中格萨尔王的坐骑,命运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有将心中的不舍化为祝福……值得注意的是,这组镜头组合段竟然是在歌颂藏族格萨尔王诗歌唱诵中完成的,历史的荣耀与没落,文明的传承与遗失,身份的明晰与混杂,以及由此产生情感上的自豪、失落与无奈……在这里如此奇妙而荒诞地相遇。

影片末尾有一个近三分之一的长镜头颇为耐人寻味:老人带着老狗离开,羊群如潮水般退去。有一只掉队的绵羊不知何时走出了隔离栏,看着远去的羊群,急于归队,但却无法穿过影像中若隐若现的由铁丝构成的隔离网,镜头就这样尴尬地直视这只“掉队的绵羊”,直到其勉强穿过。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如若不能及时穿越那张“无形的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掉队的绵羊”,无助地被隔离在世界潮流之外。

四、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巨大挤压,异质、多元文化趋向同质、一元化。自身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置身于“时空压缩”的语境中,常常处于一种“文化离散”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焦虑。万玛才旦的影片《老狗》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聚焦藏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蜕变的苦痛,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建构主体性民族文化身份,表达文化上困惑与焦虑的重要文本。

【参考文献】

- [1] 马生林. 藏獒面临的现状及开发保护[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02).
- [2] 藏獒产业链被揭秘: 饲料“填喂”出“猪獒”[OL]. <http://society.firefox.yinet.com/3.1/1312/25/8572878.html>, 2014年1月7日访问.
- [3] 张颐武. 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J]. 当代电影, 2004(06).
- [4] 张广裕, 马东平. 藏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J]. 民族论坛: 学术版, 2011(12).
- [5] 李加太. 论藏族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生态特征[J].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12).
- [6] 马伟华.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从保护与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谈起[J]. 青海民族研究, 2009(10).
- [7] 戴庆中. 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J]. 贵州社会科学, 2008(02).

【作者简介】张涛(1978—),男,山东青州人,博士,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电影理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